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文化危机与美学还原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8-30

[作者] 丁国旗

[单位]

[摘要]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操作理性”对人的控制，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是人的感受力的萎缩和思考能力的几近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功能即呈现出一种“综合病症”。本文认为，只有重新找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抗因素，才能为它的发展找到出路。于是艺术和美就自然地承担了这一“救赎”的重任，而艺术和美对于现实和人的解放就体现于“美学还原”上。“美学还原”是在美学的维度上对于所有压抑因素的一种重新安排和组织，“美学还原”必将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最终导致一个属人的“新社会”的产生。

[关键词] 操作理性;文化危机;美学还原;新技术;新感性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操作理性”对人的控制，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是人的感受力的萎缩和思考能力的几近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功能即呈现出一种“综合病症”。本文认为，只有重新找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抗因素，才能为它的发展找到出路。于是艺术和美就自然地承担了这一“救赎”的重任，而艺术和美对于现实和人的解放就体现于“美学还原”上。“美学还原”是在美学的维度上对于所有压抑因素的一种重新安排和组织，“美学还原”必将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最终导致一个属人的“新社会”的产生。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发达工业社会或者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而我又是主要依据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美学理论来论述这一问题的。一、“操作理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 二战之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对于人性的尊重和人性的发展，却并没有与这经济和物质的发展同步前进，不仅如此，对人的控制还大大加强了。发达工业社会整个地出现了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主要就表现为“操作理性”对人的控制。所谓“操作理性”是指操作原则之下的合理性。它更多地表现为在哲学、文化、社会的各个层面所存在的迎合现有社会的一种理性倾向，这是一种虚假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使人得到解放而是使人受到压抑，如人们众所周知的马尔库塞批判的“技术理性”、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理性”；这种理性由于常常以“真理”或“普遍理性”的面孔出现，所以它常常被人利用和操作，从而为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服务。使用“操作”一词来界定这种“理性”就是受了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操作原则”这一概念的启发。“操作原则”指“现实原则的现行的历史形式”，而“在现实原则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这意味着，生存斗争是在一个很贫穷的世界上发生的，人类的需要，如果不加以限制、节制和延迟，就无法在此得到满足。换言之，要得到任何可能的满足都必须工作，必须为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从事颇为痛苦的劳动。”

[1] (P21-22) 现实劳动和社会组织产生的统治和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现实原则对人的本能的压抑。操作原则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原则是以压抑人的全部的快乐和满足为前提的。而今天，当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能够为人提供足够的物质享受的时候，这种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操作原则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却依然盛行，并且它以一种合理性侵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操作理性”的存在，那些凡属于感性、快乐、冲动领域的东西就都意味着是与理性相对抗的，是必须予以征服和压制的。“操作理性”构成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的基本原则。（一）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对人的“爱欲压抑” 与以往的所有社会都不一样，发达工业社会对于人的控制和管理表现出了它的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以“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 [2] (P2) 技术的统治淡化了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矛盾，发达工业社会正是在此体现出它的控制的“新形式”。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然而，在既有社会中，生产发展的逻辑却使它成为统治人的工具。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使其生产关系和它的技术能力谐调一致。这样，资本主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扩大了居民的依赖性。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在既有社会中，“生产率”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对人的压抑和对这种压抑的庸俗赞美的意思，因为它所表达的是对休闲、放纵和伸手的愤愤不平的诽谤，是对身心的低级要求的征服，是外倾的理性对本能的制服。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1] (P112) 对于生产率的执着剥夺了人们对于满足、自由

和个体的潜能实现的追求，所有的人在生产率的组织中统一起来，个体丧失了存在的理由。片面追求效率必然导致“可量化”来衡量一切，这样“可量化”实际上就造成了对人的一种集权式的控制。科学的可量化就是指以科学的基本方法——“量化”来衡量事物，它是用可归纳的数字、可归纳的因素、条件、项目等来分析事物的方法，可量化的方法可以较为准确地对科学对象进行归纳分析。然而，人文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东西，科学的量化不可能包揽一切，哲学的、美学的、艺术的这些体现出人文价值的东西，就不能以科学的“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它们有着科学理性之外的存在理由和空间。然而，科学的“可量化”硬性的普遍运用，使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最终造成了“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辑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2]（P135）那么，一切以追求技术和效率为衡准，加以以“可量化”的方式来管理一切，使对技术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实际成为对人的统治和管理，集中的经济力量把人完全吞没了。由于统治变成了一个无偏见的管理制度，指导着超我发展的形象也就变得非人格化了。现在“任何人，即使身居高位的人，面对这种设施本身的运动和规律，都显得软弱无力。控制一般由政府机关实施。在这个机关中，无论雇主和雇工都是被控制的。”[1]（P69）以前，“超我”只是由主人、酋长、首领来“充当”，而现在在技术的奴役和控制下，人无路可逃。（二）大众化教育对人的控制在既有社会中，生存的理性使人鄙视快乐，快乐因而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罪恶，这种意识的获得还得益于教育。既有社会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利用大众媒介实现了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使人在物质的享受中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教育形式是极为隐蔽的控制形式，它不易为人所觉察。“早在学龄前阶段，交友结伴活动、收音机和电视就已为人确定了顺从和反抗的模式。……大众传播媒介的专家们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他们提供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训练。家庭无力与这种教育相抗衡。”[1]（P68）“个体并不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而既然认识全部真理无助于幸福，那么这样一种总的麻木不仁状态便使人感到幸福。”[1]（P73）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垄断集团的统治下，本能的压抑似乎也成为集体的，自我过早地被社会化了。教育作为统治人的工具不仅是造成了人的虚假的幸福，而且教育还整个地使人泯灭掉人性。这里有一份调查报告，清楚地记录了1970年在肯特大学四个大学生被杀后，母亲对于儿子被杀的态度。教授：难道你能允许人家杀死您的一个儿子，只是因为他光脚走路？母亲：我能。教授：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母亲：我在本地的大学教书。教授：您认为，您教给学生的就是这些东西？母亲：是的，我教给他们真理。所有懒汉，脏汉，所有在街上逛来逛去，无所事事的人，都应该枪毙。[3]（P101）儿子被杀，做母亲的却觉得杀的应该。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思想对于人性的抹杀达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既有社会中正是教育把人变成“非人”和“异化”的人。“异化，是训练人们忘记他们的真正的人的本性的结果……”[4]（P10）就这样，通过教育，发达工业社会就这样将人的“内在骚动”和“社会潜能”束缚起来，最终使人在麻木的状态中去体会既有社会的幸福。（三）“一体化”社会呈现的文化危机生产率的提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享受，而通过各种管理和教育又使人的思想完全受制于既有社会的理性之下，个体的人感到的就只能是幸福，他们关闭了自己思考的神经。“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这样的信念，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现存制度提供了商品。”[2]（P67）这样，这个社会的受害者成了维护这个社会的根本基础。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蕃衍一个使受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控制的非暴力使统治本身作为一种合理性因素直接进入到了人的内心之中，为人所接受。社会主义社会曾被作为一种最为美好的社会为人所向往，然而今天，在既有社会“一体化”的现实下，它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物质的满足和民主自由的享受，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幸福，社会主义也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某种否定，“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潜力的低水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相一致的。”[3]（P83）在美国，无论你怎么说要反对既有社会，美国人都相信，他们比那些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要快乐和自在。[5]（P102）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色风暴”（“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就证明了既有社会的巨大的整合力量，人民成为社会自愿的维护者。革命失去了效力，革命行动变为了喜剧表演，革命者成为嘲笑的对象。（喜剧就是将没有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看，已经丧失了存在理由的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力量仍以庄重的面孔出来，就是喜剧。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的讽刺”，而这体现出革命者的悲哀。）今天，在富裕社会里，当局几乎无需证明其统治之合理，他的合理性就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了立面，没有了矛盾，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是人的感受力的萎缩和思考能力的几近丧失，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功能即呈现出一种“综合病症”，当“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6]（P441）发达工业社会是“病态社会”，它的“一体化”使任何力量都无法逃脱被它整合的命运。所谓文化，就是指人的一种关于生存方式的思想意识。“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

美德王国的义务。” [7] (P9) 也就是说“最崇高的真理、最高尚的德行、最悦人的愉快”，这些构成文化的真正内涵。文化只有是否定的，它才可能成为引领人类前进的力量。然而这种文化在“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固后，就愈发致力于压抑不满之大众，愈发致力于纯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 [7] (P21) 肯定文化越过了它的古典时期，不再“赋予灵魂以诗意”；“感性的精神化”使物质与无限、死亡与永恒融为一体。肯定文化在这时终于成为现有社会的卫道士和帮凶，发达工业社会因而呈现出“文化危机”，即人的生存状态的危机。二、美学还原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对立面的社会中，只有重新找回它的对抗因素，才能为它的发展找到出路。这个对抗的因素必然是不能被它所整合的因素，必然要从它的控制体系之外去寻找。于是艺术和美就自然地承担了这一“救赎”的重任，因为只有艺术和美才保存了人类最珍贵的幻想和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并且否定着不合理的现实。“在艺术中没有必要‘现实一点’，因为在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他的职业和地位，而是人本身，苦难就是苦难，快乐就是快乐，世界表现为抹去其商品形式外观的那个东西：风光即是地道的风光，人就是堂堂正正的人，事物实际上就是一个事物。” [7] (P30) 艺术和美超越和疏离于现实。“在反对一切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和反对一切借客观条件（它们仍然是统治人的条件）对个体继续奴役的斗争中，艺术代表着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个体的自由和幸福。” [8] (P236) 面对这个病态的“一体化”社会，艺术和美成为解放的第一缕曙光。艺术和美对于现实和人的解放就体现于“美学还原”上。“美学的还原”本是黑格尔《美学教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又称“审美还原”或“艺术还原”。在黑格尔看来，艺术能够把现象还原为本质，达到显现其精神和自由的地步。这种还原使被还原者摆脱偶然性、压抑性的束缚，展示出其自由与满足的状态。这里借用“美学还原”这一概念，旨在以艺术和美的尺度来衡量事物，恢复技术与艺术的原初的关联，恢复人的最根本的本性和需求，通过对压抑对象（包括人）的“审美改造”，从而达到对象的解放。“美学还原”是在美学的维度上对于所有压抑的因素的一种重新安排和组织。（一）技术的还原→“新技术”的产生马尔库塞曾为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富有特色的进步概念从“质”和“量”做出过区分和界定。他把“量”上的进步称为“技术的进步”，而把“质”上的进步称为“人道的进步”。他认为，由于发达工业社会在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方面已经达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会有的程度，所以还执着于物质方面量的增长在今天就是不适当的，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质的变化在今天显得尤为必需。而“质变的需要，依赖于别的价值——对经济的依赖（量）不如对美的依赖（质）重要。” [9] (P37) 也就是说，经济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人类进步追求的惟一目标，人类的进步还需求有美，即“人道的进步”来引领。而对“质”的重视，也就是企图恢复技术的价值维度（即为人的目的）。只有“量”和“质”的共同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而“美学还原”保证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如果想取得成功也必须重视艺术的原因。在劳动分工足够细致以前，技术与艺术在其原初的意义上，本就是同一种东西。因而技术的还原就在于将技术与艺术的这种原初关联还原过来，而技术高度发展的现实也为这种还原准备了条件，技术可以超越自身而成为一种艺术。而“艺术将不是现存设备的女仆，美化它的事务和不幸，而是将成为摧毁这种事务和这种不幸的技术。” [2] (P202) 在对技术的这种审美的改造中，使技术的压抑性特征得到解放。技术与艺术的原初关联的恢复使技术成为一种审美的技术，于是，达到生产力健康发展的结果，它的发展不仅是为生产财富，而且还是为了生产出人们的自由和幸福。这样，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追求超额利润的无序状态，大量资源的破坏，大量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浪费，商品表面繁荣所造成的人们的“虚假的需求”和“虚假幸福”就会得到遏制。美学的还原就可以使这种压抑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消除压抑的目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再是基于某集团对另一集团的统治或剥削，也不再是在生产活动中的人对于自身的压抑，劳动不再是一种异化的劳动，人不再在劳动中丧失他的自由。过分追求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造成的技术和生产力成为人的目的状况也会得到改善，目的和手段不再颠倒。当然，人类的幸福和自由离不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丰富，然而物质财富必然是为着人的自由幸福时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对于它的追逐是以丧失人自身为代价的，那么财富的增长也就不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了。因此，“美学还原”的目的就在于能够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得以保障的情况下，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量的进步和质的进步对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为此马尔库塞提出了“有限发展论”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那还不如不发展，还不如使生产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人毕竟不是吃饱喝足之后，就完事大吉了。“假如我们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那么，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所达到的生活标准，并非是一个合适的发展模式。” [10] (P96) 美学还原最终将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当然，“新技术”之“新”，就在于它的组织结构、服务目的、存在方式与以往的技术的不同，也就是说“新技术”的“新”就在于其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联。在《论团结》中，马尔库塞就谈道：“错误不在于物质状况的快速发展，而在于引导这种发展的模式。” [11] (P87) 只要改变管理的方式，只要变革引导技术发挥作用的模式，技术就会发生一种质变，成为新的技术，这正如你改变碳原子的结构之后，就会形成不同的物质石墨和金刚石一样。而这种技术就会成为一种解除压抑的东西，“新技术”是一种“审美的技术”。（二）人

的还原→“新感性”的人的产生人的美学还原实际是一种“生命化”的还原，即对人的意识的唤醒，还原的真理就在于：让男人更像是男人，女人更像是女人，人更像是人。技术的美学还原使技术摆脱了对人的压抑性控制和束缚，不再成为统治人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现，因为处于技术理性压抑之下的人的感性也在美学维度上得以还原。首先，人的还原就是对于人的“感受力”的还原。只有人的感受力得以恢复才使人可以真正地获得最基本的认识自我、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为人的潜能的进一步发挥打下基础。回到一个“没有内心禁欲”的状态。其次是人的“反省能力”的恢复。新感性实际上就是新的意识、新的需求。这种反省的能力突出表现为它的“否定性”。而“否定性产生于人类存在并永远陪伴人类存在，它表现在整个否定的系列中，人类正是借助这些否定，体验着、把握着、介入着世界。”[12]（P9）反省能力的回复，培育了人的否定的能力。这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特征。再次是人的“审美能力”的恢复。审美需求在反对既有社会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审美需求“坚信作为心身统一的人类有机体，应当有一个完满的维度，该维度的建立，只能以反对那种其本身功能是否定和破坏的身心完满的体制为前提……”[13]（P102）相信人的完满维度的存在也就是相信人的基于感性之上的对于最好的东西的追随，人的多样的需求和多样潜能的实现。例如人们对于噪声污染的治理、区域的规划对自然的商业化的反对、人口的控制等。以上，人的感受力的恢复、反省能力的恢复、审美能力的恢复的逻辑过程，体现为一种由麻木到有知觉再到清醒、由单向度到多向度的恢复过程，这是人摆脱发达工业社会的物质压抑和管理控制而走向正常的基本过程。当然这一过程的真正实现体现为对人的一种审美的（艺术的）教育过程。只有在艺术的教育中，这种人的新感性才能真正产生。“单向度”的人的还原体现为“新人”、“新感性”的产生。“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3]（P98）这种感性的力量是一种可以依据生命自身的需求，并能引领人往一个更高的水平发展的力量。这种感性本身已包含着一种“求好向善”的理性。需要说明的是，“新感性”的各种能力并不是外加于人的，而是人的感性自身本来就有的，这里的“新”只是就它相较于人们在现实中的感性的丧失而言。（三）自然的还原→自然“主-客”性质的恢复自然是客体也是主体。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自然是人的对象，人也是自然的对象。在马克思对于人与外界自然的“对象化”的论述中，确证了自然的主体-客体地位。这样对“自然的人的占有”将会是非暴力的、非破坏性的，其方向也旨在顺应自然中的生命的维系、自然的感性和审美性质。自然作为主体和客体的性质得到充分地尊重。然而，既有社会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却使自然的主-客地位丧失了，自然只作为一种“客体性”存在于他们的视野之中。而马克思按“自然本身的目的对待自然”的初衷虽然是美好的，但残酷的现实是，在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中，“它并不为那些吃掉的动物目的，也不为植物的目的。”“大鱼吃小鱼，对大鱼来说是自然的，但对小鱼来讲，却不是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假如不在其‘理性的指导原则下’，采取一些审慎的措施不断减少人施于动物世界的苦难，那么，这个社会会成为自由社会是难以想像的。”[14]（P127）因此，“占有”，无论怎样具有人情味，都不免是一种主体对另一种（活生生的）客体的占有。而这种客体也有其自身存在的权力，也即它也是一种主体，所以这种占有是一种主体对另一种主体的伤害。阿多诺曾呼吁要帮助自然“睁开它的双眼”，去帮助它“在贫困的土地上成为那种它可能会成为的东西”。[14]（P127）实际所讲的也就是要自然摆脱人为的控制和破坏，使自然的残忍本性将得以还原，从而为它同人的和平共处提供条件，使自然真正与人达到“对象性”存在。这样，对自然的“美学还原”将确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和谐的水平上得以可能。由于自然与人的“对象性”存在关系，因而，自然的解放必然带来人的解放；自然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自然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也就是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自然主体性的成全，也成全了完整的人的形成。自然一旦摆脱了暴力的统治和开发，受消遣冲动的规定，也就会摆脱其自身的残忍性，并自由地表现其丰富的无目的的形式，这样人的主观世界也在这种“对象性”的确认中显现他自身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人成为完整的人。三、余论马尔库塞对于“美学还原”的论述是针对眼前压抑的社会对象和内容来谈的，所以“在这些外界的条件下，从丰裕社会中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返回健康的单调的贫困，返回道德的纯洁，或者返回简单性中。”[10]（P96）“美学还原”的“还原”，不是让历史回到前技术时期，也不是让人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这种“还原”也不是将自然置于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人类史前境遇，当然，这种还原也绝然不是回到散漫的农业社会，它不重视历史时间序列的倒转，而看重对既有条件的重新安排。“新的社会”的产生必然离不开既有社会中的一切成就。这种还原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5]（P97）的真正含义。人只有在艺术和审美的王国中才是解放的和自由的，按“美的规律来建造”使“美学还原”最终必然体现于对一种“好”的和“善”的价值的追随，对于一种“虚灵的真实”的向往。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预言（就一般而言），它（资本主义）将被哪一种社会形式所取代。就客观条件而言，作何选择（法西斯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系于人们的思想和愿望、意识和感情。”[16]（P102）这样，“审美还原”实际就是将一切失真的现实和压抑的对象在审美的价值向度上重新安排，从而

为一个自由和幸福的世界的到来做出贡献。最后，我想说的是，本文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分析对象来论述“美学还原”的，然而所论的话题实际已经超越于分析对象本身而与整个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以审美的、长远的、多维的眼光而不是以短视的、功利的、狭隘的眼光来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在发展本国经济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重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经历了美学还原，一个健康的属人的社会才会真正产生，尽管我们还无法构建这个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但这个美好的社会已经在这种审美的救赎中向我们走来。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Charles Reitz, Art, Alienation, and the Humanitie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000。 [5]Herbert Marcuse, Five Lectur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6]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文化的肯定性质》，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Richard Kearney,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 the Phenomenological Herita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解放的巨变》，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12]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13]《论新感性》，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自然与革命》，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反革命和造反》，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